



语言使人区别于禽兽，  
文字使文明区别于野蛮，  
教育使先进区别于落后。

周有光  
2005-02-26  
时年 100 岁

1月14日，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北京辞世。而就在前一日，老先生刚刚度过了他112岁生日。

“大概是上帝糊涂了，把我忘记了。”当生命终极刻度停在“112”时，周有光曾经说的那句经典“长寿感言”，为告别添了一丝和暖的意味——一个思想有光的灵魂，终于被上帝想起了。

身为语言学家、文字学家、经济学家，周有光一生成就熠熠生辉：早年专攻经济，50岁之前是经济学教授、金融家；近50岁时“半路出家”，治学由经济转入语言，主持拟定我国《汉字拼音方案》，被誉为“汉语拼音之父”；85岁，又成为文化研究学者、思想家，百岁后依然笔耕不辍，出版多部著作。

生于1906年1月13日，周有光的生命涵容了大时代的波澜，他走过晚清、北洋、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4个时代，亲身经历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漫长历程。

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周有光早年求学之处，有人说，透过圣约翰的校训，似乎就能读懂了周有光——“Light and Truth”（“光与真理”）。历经世纪沧桑，周有光身上葆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和情怀，他始终追寻着思想之光，步履不停。

# 周有光： 这位思想有光的百岁老人 终于被上帝想起了

## 享年112岁，被誉为“汉语拼音之父”

### 早年求学圣约翰，练就日后的“周百科”

清朝末年，周有光出生于常州青果巷老礼和堂。1923年，周有光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，攻读经济学。1925年因“五卅惨案”离校，改读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，1927年毕业。

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读书往事，总令周有光津津乐道。圣约翰大学奠定了他治学的精神底色。

周有光读书时数学成绩很好，老师劝他学理科，可同窗们一致坚决反对，“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，而读理科，吃亏了。我就学了文科。实际上，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。”

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教育，周有光求学期间读了文学、世界史，受益颇深。读英文报，一位英国教师教导他们，每天看报要问自己：“今

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？”第二个问题：“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？”第三个问题：“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？”不知道就赶紧去查阅百科全书。

周有光曾在百岁口述时回忆，圣约翰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，而是培养完美人格。他习惯去翻阅百科全书，学会了自学和独立思考的治学方法，也因此积攒了极其丰厚的知识储备。后来，沈从文还开过玩笑，送他一个“周百科”的称号。

这仿佛成为一个奇妙的隐喻。改革开放后，中美两国进行文化合作，翻译美国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是其中一项工作。周有光担任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，参与翻译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。

### 与妻张允和，他们“两老无猜”

对于民国控、文学爱好者而言，周有光还有一重吸引人的身份：才女张允和的丈夫、作家沈从文的连襟。

张允和80岁时写过一篇《温柔的防浪石堤》，回忆和周有光两人的甜蜜往昔。“两个人不说一句话。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，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，是《罗密欧和朱丽叶》，小书签夹在第某幕、第某页中，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。什么‘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！’这个不怀好意的人，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，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。她不理睬他，可是她的手直出汗。在这深秋的海边，坐在清凉的大石头上，怎么会出汗？他笑了，从口袋里又取出一块白的小手帕，塞在两个手的中间。她想，手帕真多！”

和张允和结婚前，周有光写信告诉她，说自己很穷，恐怕不能给她幸福。而张允和思想

极其开明自主，她说，幸福要自己求得，女人要独立，女人不依靠男人。

“张氏四姐妹”里，张允和最早结婚。他们在上海的婚礼很是简单，坚持结婚不可乱花钱。

2002年8月14日，张允和心脏病发去世。周有光说：“我们结婚70年，忽然老伴去世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两个人少了一个，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，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，一个轮子忽然掉了，你怎么走？”

张允和辞世7年后，周有光后来这样写道：“两椅一几，我同老伴每天并坐，红茶咖啡，举杯齐眉，如此度过了我们的恬静晚年。小辈戏说我们是两老无猜。老伴去世后，两椅一几换成一个沙发，我每晚在沙发上屈腿过夜，不再回到卧室去。”

两老无猜，守候一生。这是周有光和张允和的世纪爱恋。

### “半路出家”，治学由经济转入语言

50岁前，致力于经济领域，50岁后，事业骤然改弦易辙。1955年，周有光奉调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，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。

周有光先后担任文改会委员和副主任、国家语委委员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、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、《汉语大词典》学术顾问、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、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。

最初制定汉语拼音方案，多数人主张用汉字笔画字母，只有周有光及少数人主张用罗马字母，毛泽东也赞成前者。周有光回忆：“毛主席问我到底赞不赞成汉字笔画字母。我不敢反对毛主席，但我可以不说；再问，还是不说。毛主席见我说不说，于是宣布休会。”后来，周有光把他写的《字母的故事》给毛泽东看。再开会时，毛泽东主动提出，汉语拼音还是用罗马字母好，国际通用。

周有光参与制定《汉字拼音方案》，参与设计、推广汉语拼音体系，后来被公众誉为“汉语拼音之父”。而他本人极其谦逊，觉得这样称呼不好，多次对别人说：“读过我书的人，决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头顶上。”

周有光对汉语汉字研究，成就卓越。周有光把汉语和汉字的研究分为3个时期。一是传统语文学时期：主要是训诂学、音韵学、小学等；二是现代语言学时期：主要是现代汉语的语音学、语法学、方言学等；三是新语文时期：主要是中国语现代学（普通话、白话文、简化字、拼音字母的理论和应用），包括汉语和汉字的电脑处理（中英文自动翻译、中文信息处理）等。

周有光提出世界文字发展的3个阶段，即从形义文字到音义文字，再到表音文字。从表面上看，汉字和拼音文字截然不同，但实际都遵循这一发展规律。他由此建立了中国的比较文字学，直接促进汉字改革的研究——从宏观角度找寻汉字在整个人类文字史上的踪迹。

周有光还预测了21世纪华语和华文的变化趋向：华语将在全世界华人中普遍推广；汉字将成为定形、定量、规范统一的文字，汉字在21世纪后期可能要再进行一次简化；拼音将帮助华人在网络上便利流通。

拜访过周有光的人，都会注意到他仅仅9平方米的小书房，以及那张脱了漆的旧桌子。别人觉得这书房太狭小了，周有光说：“够了，心宽室自大，室小心乃宽。”

周有光的著作，大约一半是在退休以后完成的。100岁出版《百岁新稿》、104岁出版《朝闻道集》、105岁时出版《拾贝集》，以及《周有光文集》《从世界看中国：周有光百岁文萃》《逝年如水：周有光百年口述》等。

周有光走过了沧桑百年，作为上世纪的老人，他却一直跟得上时代潮流，适应新科技，心里也始终装着风云变幻的世界。他曾对朋友说：“我是认真思考了这个世界的。”百岁之后，步履不停。在转型时代，周有光时刻参与、观察和思考。他不断反思个人思想发展历程，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，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、“五大自由”等思想，为当代研究者予以深刻的启发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